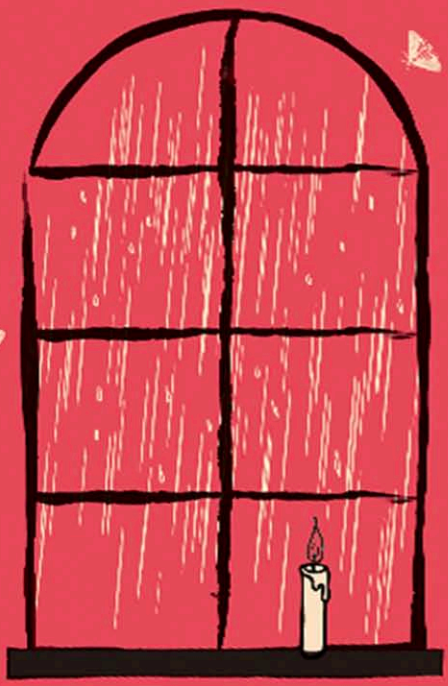
[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著
莫昂——译

岁月（上）

The Years

Virginia Woolf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伍尔夫作品集

The Years

Virginia Woolf

岁月（上）

[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著

莫昕———译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上下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莫昕译 . --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10
（伍尔夫作品集）
ISBN 978-7-5680-6553-5

Ⅰ . ①岁… Ⅱ . ①弗… ②莫… Ⅲ .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 .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156433 号

岁月：上下 [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
Suiyue:Shangxia 莫昕 译

策划编辑：刘晚成
责任编辑：田金麟
责任校对：曾 婷
责任监印：朱 玢
装帧设计：璞茜设计 2815932450@qq.com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027）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430223
印 刷：武汉精一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19.625
字 数：317 千字
版 次：202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9.80 元（全 2 册）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明月此时无云陪伴，

孤零零地挂在一片空旷里，

就好像月光已经吸走了云朵的沉重，

留下一条干净无人的人行道、

一个狂欢的舞池。

目录 CONTENTS

001 1880年
119 1891年
175 1907年
199 1908年
221 1910年

1880 年

这是一个阴晴难测的春天。天气永远在变，蓝色、紫色的云在大地上方飘移。乡村里，农民们望着田地，忧虑不安；在伦敦，人们抬头望着天空，雨伞开了又关。不过四月的天气本就如此。怀特莱斯商场和海陆军商店里，成千上万的店员们一边说着这句话，一边把捆扎整齐的包裹递到柜台另一边身穿荷叶边连衣裙的女士们手里。伦敦西区前不见头的顾客们，到东区市中心后不见尾的商人们排着长队，在人行道上整齐地行进着，就像源源不断的大篷车队——至少在那些想停下来寄封信，或是看一眼皮卡迪利大街上的俱乐部橱窗的人们看来就是如此。四轮马车、四轮轻便马车、二轮出租马车，车流不止不歇，因为社交季才刚刚开始。在安静些的街道上，街头乐手们不时吹起音笛，有气无力的，大多是忧郁的调子。从海德公园的树丛，从圣詹姆斯公园，传来麻雀的唧唧喳喳声，还有画眉鸟一

阵阵突如其来的求爱曲，断断续续的，与乐曲声两相呼应，或可谓是滑稽模仿。广场上的鸽子在树梢上蹿动，震落了一两根断枝，一边咕咕唱着摇篮曲，一次次被打断，又一次次从头来过。到了下午，在大理石拱门和阿普斯利宅邸，身着五颜六色、带着裙撑的长裙的女士们，和穿长礼服、持手杖、别着康乃馨的先生们，把大门口挤得水泄不通。公主[①]来了，她经过时众人举帽致敬。在住宅区长长的林荫道上，戴帽穿着围裙的年轻女仆们正在地下室里备茶。从地下室经弯弯曲曲的楼梯上楼，银茶壶被放到了桌上；年轻姑娘们、老姑娘们，一双双给伯蒙德赛区和霍克斯顿区的那些疮疹止过血的手，这时小心翼翼地量出一勺、两勺、三勺、四勺茶叶。太阳落山时，上百万盏小煤气灯，形状就像孔雀羽毛上的眼睛，在玻璃罩子里绽放，然而人行道上还是留下了一片片连绵的黑暗。灯光和落日的余晖，同样地映照在圆池塘和九曲湖[②]平静的水面上。外出就餐的人

① 丹麦亚历山德拉公主，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王后。
② 圆池塘和九曲湖都是海德公园的景点。

们，坐在轻便出租马车上缓缓地驶过大桥，可以趁机欣赏一番迷人的远景。月亮终于升起，光亮如钱币，虽偶尔因被一缕缕薄云遮掩而变得模糊，却熠熠生辉，散发着宁静、庄严，又或许可谓是全然的淡漠。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年又一年，岁月就像探照灯的光线，在空中缓缓旋绕，斗转星移。

俱乐部的午宴过后，艾贝尔·帕吉特上校正坐着闲聊。坐在皮质扶手椅里的同伴与他都是同一类的男人，当过兵，当过公务员，如今退了休，又重提起过去在印度、非洲、埃及的笑谈和旧事。随后自然而然地，话题转到了当前。说的是某个职位的任命，某个可能的任命。

三人中年纪最轻、穿着最整齐的那位先生突然凑上前去。昨天的午餐他是和……说到这，声音低了下去，另两人也朝他凑了过去。艾贝尔上校轻轻一挥手，示意正撤走咖啡杯的仆人退下。三个花白微秃的脑袋凑在一处说了好几分钟。然后艾贝尔上校坐回了椅子。埃尔金少校开始讲故事时，所有人都看到那好奇的光芒已经从帕吉特上校的脸上完全消失了。他坐在那儿，亮闪闪的蓝眼睛直瞪着前

方，眼睛微眯，似乎东方的光芒仍然在他的眼中闪烁；眼角皱起，似乎里面还沾着灰尘。他心里冒起了什么念头，令他对另外两个人说的话毫无兴趣；事实上，简直就是惹到了他。他站起身，看向窗外楼下的皮卡迪利大街。雪茄夹在指间，他看着下面的公共马车、二轮出租马车、四轮轻便马车、货车和四轮大马车的车顶。他这副样子仿佛在说，他完完全全与此无关，他再也不愿插手此事。他站着凝望的时候，英俊的红脸膛上满是阴郁。突然他有了个念头，他想问个问题。于是他转身发问，但伙伴们已经走了。这个小团体解散了。埃尔金正疾步走出门口，布兰德也离开和别人说话去了。帕吉特上校的话到嘴边又闭上了，转回窗边继续俯瞰皮卡迪利大街。拥挤的街道上，每个人似乎都为着什么目的在奔忙。一个个都急匆匆地赶去赴约。就连轻便马车、遮篷马车里的女士们也正沿皮卡迪利大街奔波，赶去办什么事。人们正回到伦敦，为安度这时节忙碌地准备着。对他而言，没有什么时节，也没什么可忙的。他的太太正在垂死之中，但还没有死。她今天好了些，明天可能病情加重；要来个新护士；一切又会继续下去。他

拿起一份报纸，开始一页页翻看。他看到了科隆大教堂西面的一幅图片。他又把报纸扔回了报纸堆。总有一天——指的是他太太死后，这是他的委婉说法——他想，他就离开伦敦，住到乡下去。可还有这房子，还有孩子们，还有……他的脸色变了，变得没那么不满了，却有一丝不坦然、不自在。

不管怎么说，他还有地方可去。刚才他们闲聊的时候，他把这念头抛在了脑后。等他转身发现他们已经走了，这念头又成了他抹在伤口上的药膏。他要去看看米拉，至少米拉见到他会很高兴。于是离开俱乐部后，他没有朝东转，那是那些忙忙碌碌的男人们去的方向；也没有往西转，那边是他家所在的阿伯康排屋的方向；而是沿着硬石板路穿过格林公园，朝西敏斯特走去。绿草茵茵，树叶正冒新芽；小小的绿爪子，就像鸟爪子一样，从枝条上探出来。随处可见勃勃生机，耀眼活力；空气嗅起来清新欢快。但帕吉特上校眼中不见草，也不见树。他把外套纽扣系得紧紧的，坚定地穿过公园，直盯着前方。等到了西敏斯特，他停下了脚步。他很不喜欢接下来要做的事。大修道院的巨大阴

影笼罩下的这条小街，满是昏暗的小房子，窗户上挂着黄色窗帘和广告牌，街上似乎总有松饼贩子在摇铃叫卖，孩子们尖声大叫着在人行道上画的粉笔格子里跳进跳出。每次走近这条街，他就会停下来，左看看，右看看，然后一个箭步走到30号，按响门铃。他直盯着门等着，头垂得很低。他不想被人看到自己站在这个门口。他也不喜欢等着别人放他进去。他不喜欢西姆斯太太让他进去的时候，屋子里总有股味道，后院里总是牵着一条绳子挂着脏衣服。他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上楼梯，闷闷不乐的，进了起居室。

里面没人，他到早了。他嫌恶地环视着房间。到处是各种小物件。他感到浑身不自在，他挺直身子站在挂了帘子的壁炉前，面对着画着一只正要飞落芦苇的翠鸟的防火屏，他觉得自己似乎高大得离谱。楼上的地板上有脚步声在跑来跑去。是有人和她在一起吗？他听着，心想。外面街上孩子们在尖叫。这真是卑鄙、低劣、鬼鬼祟祟。总有一天，他心想……门开了，他的情人米拉，走了进来。

“噢，博吉，亲爱的！”她大声嚷道。她的头发很乱，看起来有点毛茸茸的。她比他年轻得多，他觉得她见到他

很高兴。小狗跳起来扑到她身上。

“露露，露露。”她喊着，一手接住小狗，一手拢向头发，“来让博吉叔叔看看你。”

上校坐进了吱呀作响的柳条椅里。她把小狗放到他膝上。小狗的一只耳朵后面有一块红斑，可能是湿疹。上校戴上眼镜，俯身查看小狗的耳朵。米拉亲吻着他脖子上碰到衣领的地方。他的眼镜落了下去。她一把抓住眼镜，戴到狗的头上。她觉得这个老小伙子今天有点没精打采。在那个他从不对她提起的各个俱乐部和家庭生活的神秘世界里，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她还没梳好头发他就来了，真是烦人。不过她的任务就是要让他分心。于是她轻快地四处飞掠了起来——她的身形虽然发了福，却还能在桌椅之间移动自如。她移开了防火屏，不等他反对，就给寒酸的公寓壁炉生上了火。然后她停落在他的座椅扶手上。

“噢，米拉！”她看着穿衣镜中的自己，移动着头上的发卡，“你今天真是乱得没法见人！”她解开一卷长发，任其垂在肩上。一头漂亮的金发，尽管她已经年近四十，而且，而且没人知道她还有个八岁的女儿寄宿在贝德福德

的朋友家里。秀发开始随意地自然垂落，博吉看到头发落下，俯身亲吻她的头发。从街尾传来手摇风琴的乐声，孩子们全朝着那个方向奔去，突然留下了一片寂静。上校开始轻抚她的脖颈。他开始摩挲着，那只没了两个指头的手胡乱地往脖子和肩膀之间摸索下去。米拉滑坐到了地板上，后背靠着他的膝盖。

楼梯上传来一阵嘎吱声，有人在轻叩墙壁，仿佛在提醒他们她的存在。米拉立即把头发夹到一起，起身出去并关上了门。

上校再次开始有条不紊地检查起小狗的耳朵来。是湿疹吗？或者不是湿疹？他盯着那块红斑，把狗放回篮子里，站着、等待着。他不喜欢门外楼梯平台上长久的低语。终于米拉回来了，面色忧郁；当她面色忧郁时，看起来很老。她开始四处在靠垫和盖布下面找东西。她说，她在找她的提包。她把包放哪儿了？上校想，在这个乱七八糟的地方，在哪儿都有可能。她在沙发一角的靠垫下面找到了，那是一个单薄、模样穷酸的提包。她把包倒提过来，晃了晃，小手绢、皱巴巴的小纸片、银币和铜钱都被抖落了出来。

她说，应该还有一个金币。“我保证昨天我有一个。”她嘟哝道。

“多少钱？”上校说。

算下来有一英镑，不，一英镑八先令六便士，她还咕哝着什么洗衣服。上校从他的小钱袋里摸出两个金币，给了她。她拿了钱，楼梯平台上又传来了低语声。

“洗衣服……？”上校环视着房间，心想。真是个又脏又小的烂鸡窝。不过自己比她年长许多，要是去问她洗衣服是怎么回事，那可不太像样。她又回来了。她又飞掠着穿过房间，坐在地板上，头靠着他的膝盖。壁炉里寒酸的炉火本来就只是忽隐忽现的，现在已经彻底熄灭了。“随它去，”她拾起拨火棍时，他不耐烦地说道，“熄了就熄了吧。”她放下了拨火棍。小狗打起呼噜来，手摇风琴演奏着。他的手在她的脖颈上下又游走起来，在厚厚的长发间穿进穿出。这个小小的房间，和其他房子靠得那么近，黄昏来得很快，窗帘也半闭着。他把她拉了过来，亲吻着她的后颈，那只没了两根指头的手开始摩挲着脖颈和肩膀之间的后背下面。

突然一阵急雨敲响了人行道，一直在粉笔格子里跳进跳出的孩子们飞似的奔回了家。上了年纪的街头歌者快活地反戴着渔夫帽，一直在街边摇摆着，中气十足地咏唱“数算主恩，数算主恩……”[①]。这时他翻起外套领子，躲在一个酒吧的门廊里避雨，唱完了他的劝诫：“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接着阳光又开始普照，人行道也晒干了。

“水没开。”米莉·帕吉特看着茶壶说。她坐在阿伯康排屋房子里前厅的圆桌旁。“还早着呢。”她又说。那是个老式的铜水壶，上面雕镂的玫瑰花图案几乎磨光了。壶底下微弱的火光跳跃闪烁着。她妹妹迪利亚躺在她旁边的一把椅子上，也看着茶壶。“水必须得烧开吗？”一会儿后她无所事事地问道，好像也不想要什么回答。米莉也没有回答。她们不出声地坐着，盯着一簇黄色炉芯上的小火苗。桌上摆了很多餐盘和杯子，似乎有人要来，但此时只有她们。房间里摆满了家具。她俩对面摆着一件荷兰式橱柜，架子上陈列着青花瓷器；四月的余晖映在玻璃上朝

① 指赞美诗《数算主恩》。

四处投下明亮的光斑。壁炉上方挂着一幅肖像画，是一个红头发的年轻女子，身穿细棉布衣裙，膝上放了个花篮，微笑着看着她们。

米莉从头上取下发夹，开始把炉芯的细线挑开，好把火苗弄大些。

“没用的。”迪利亚看着她，急躁地说。她烦躁不安。随便什么事好像都需要花很长时间，让人无法忍受。克罗斯比进屋来说，她是不是该在厨房里烧水？米莉说，不用。迪利亚拿着一把餐刀敲着桌子，看着她姐姐用发夹捣鼓着那一点微弱的火苗，心里想，我怎样才能摆脱这些无聊的琐事啊。壶底下传来小飞虫般烦人的哀鸣。这时门又被猛地打开了，一个身穿硬挺的粉色连衣裙的小女孩走进屋来。

“我还以为保姆给你穿了件干净的围裙。”米莉严厉地说，装着大人的样子。她的围裙上有一块绿色的污迹，就好像她刚刚在爬树。

“送去洗了还没送回来。”小女孩罗丝没好气地说。她看了看桌子，还没有茶点的影子呢。

米莉又把发夹伸向了炉芯。迪利亚靠回了椅子，转头

扫了一眼窗外。从她坐着的地方能看到前门的门阶。

“马丁来了。”她阴郁地说。门砰地关上了，书本噼里啪啦地落在门厅的桌子上，十二岁的男孩马丁进来了。他和画上的女人一样红头发，只是乱糟糟的。

“去把你自己收拾干净。”迪利亚厉声说。“你还来得及，”她又说，“水还没开呢。”

他们齐齐地看向茶壶。黄铜壶颤巍巍的壶底下，小火苗闪烁着，茶壶还继续着低低的悲鸣。

“把那茶壶砸个稀巴烂。”马丁说，猛地转身走掉了。

“你用那种字眼，妈妈会不高兴的。”米莉装着长辈的样子责骂他。他们的母亲已经生病太久，两姐妹开始模仿她管教孩子们的样子。门又开了。

“托盘，小姐……”克罗斯比用脚抵着门，说。她手里端着一个给病人用的托盘。

“托盘，”米莉说，“现在谁来拿托盘呢？”她又模仿着大人想要对小孩子用点策略时的样子。

“罗丝你不行，太重了。让马丁来吧，你可以和他一起去。但别逗留。只告诉妈妈你们都在干些什么，还有茶